

第十四回 執柯斧變成姊妹 驗生辰分別尊卑

相逢喜，雍雍揖讓皆稱姊。皆稱姊，天心有在，非人所使。

憐才豈可分我爾，花貌何殊桃與李。桃與李，等得春來，齊眉共旨。

右調《憶秦娥》

話說司空約先打點了極盛的婚娶，議定後，又收拾了齊齊整整的長行轎馬。到了吉期，然後請縣尊為媒，同著合郡合縣的鳴珂佩玉之親朋都來助娶。趙如子知是司空約過為恭敬，私心十分感激，遂將一應產業托了趙伯娘與老家人掌管，他竟慨然要做一個出類拔萃的奇女子，隨夫而去。正是：

此花柔弱偏存骨，似燕輕盈卻有神。

時挽蛾眉作須鬢，不容人認做佳人。

司空約見趙如子婚事已妥，遂拜別父親，遠遠的押著轎馬進京銷假，而一路無辭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李公子要娶趙小姐，自恃著是吏部尚書的公子，已拿得穩穩。不期認不得詩，錯發一場，難往復議，只得聳動父親去求。父親一個現任尚書，央人說婚姻，豈不十拿九穩。准知李尚書恐他宰相門楣，難於壓制，又請到聖旨來，著巡撫為媒去娶，這婚姻豈不更十拿九穩。誰知弄到臨了，卻娶了兵部晏尚書的女兒來家，這場羞辱，怎當得起。若使這晏尚書的女兒不十分醜陋，惹人笑柄，也還可以忍耐，爭奈那晏尚書的女兒卻是京師曾出大名的屹跼麻佳人，這羞辱更加難當。欲要退回，又奈是聖旨賜婚，不敢胡弄。怒在心頭，苦莫能解，朝夕間，只吃得爛醉消遣。若只自家苦惱，也還易解，誰知晏小姐的氣苦，比李公子更甚。每日只槌牀搗枕，怨天恨地道：「當日父親許我嫁的，只說是新中的翰林司空約，為甚麼忽換了你這個齷齪李酒鬼？若知是你這個酒鬼，我便死也不來。」大吵一場，哭一場，每日間那裡得個寧靜。李公子日日對著一個麻婆子，己如身坐在驢糞中，又當不得那麻婆子嫌他如臭屎，但見了面，不是咒，就是罵。李公子受氣不過，只得哭訴與父親知道。李尚書聽了，追悔不及，道：「我請聖旨時實實拿穩了要替你娶個才美女子。只因膽放大了些，不曾細心防備，遂被司空約這小畜生暗暗與趙宛子約會了，賣了乖去，轉把晏家這個爛死屍放在你身上擺不脫。欲要算計推開，卻被聖旨壓定，動不得手腳。你須忍耐，且待我先將司空約這小畜生擺佈他擺佈，以消此悶氣。」急急叫人去訪察他的過失，不期他早告假省親去了。又是新進士，又是翰林院，一政未臨，那有過失，故又因循下了。忽一日，有心腹人來報道：「司空約的婚姻，聖上且然准了，至於迎娶結親，卻叫他以後候命。今司空約給假省親，早趁便先娶了趙如子，豈非違悞聖旨。」李尚書聽了歡喜，因與一個相好的張御史說知，要他出疏參劾。那張御史道：「聖上既面諭他以待後命，我看那司空約為人也還謹慎，怎敢違旨早娶。只怕傳來之言也還不實，還須打聽明白，若果有此事，上疏何難。」李尚書因又差人去打聽。差人又打聽了許久，方才又打聽明白，來回復道：「司空爺迎請趙如子進京只候朝命實是有的。也只在月餘中就到，卻不曾做親。」李尚書聽見不曾做親，就呆了半晌，因又著人請了張御史商量。張御史道：「這段婚姻，既奉了聖命，誰敢不遵，只在此中，決決尋不出他的破綻來。到不如放開一步，另尋些事故來將他調開，使他彼此照應不來，便好再弄手腳。」李尚書道：「他一個窮翰林，又無差遣，怎生調得他開？」張御史道：「昨聞得南直隸雷火擊燒了寶藏庫的書籍圖史，要差宮去查看，何不差兩個翰林，就將司空約充一個。書籍乃翰林之事，一毫也不覺。」李尚書聽了，大喜道：「此算最為有理。」二人商量停當，只候司空約一到京銷假，即好動手。正是：

一修大道甚寬平，好惡偏教敬且傾。

雖說一時多阻隔，到頭原不礙前程。

且說司空約將到曲阜，心中暗想道：「如子之事雖已奏知皇上，若非皇上賜婚之正，若先自進京，雖說候命，也未免招搖，動人之念。莫若暫住曲阜，依傍宛子，以候聖命，好為雙棲之計。」但既欲暫棲曲阜，再無個不通知宛子之理。因離著曲阜許遠，就差人來報知趙府。老家人道：「司空爺有雙棲之議，恐一時聖命忽下，遠近不及。今已迎請如子夫人的鸞輿遠遠來了，欲在此曲阜租借一間廳屋，暫時居住以候聖命，便於同結大婿。」眾家人款住差人，暗自報知小姐。小姐聽了，暗想道：「若論婚姻，本不當相通。但我姓趙，他也姓趙，我名宛子，他卻又名如子，酷似一家，意同姊妹。兩人面貌雖不知何如，至於詩詞之才，盛傳兩美，該不相上下。今又恰恰會在一時，湊成一事，雖說人事巧逢，我細細想來，若無天意周全，那能如此。天意既如此，而人心反為固執，豈非自誤。況婚姻之禮，男家之與女家有避嫌分別，若同是女家，義兼姊妹，無嫌可避。且他遠來，我主他賓，趨迎不為失禮，況他白屋，我貴他賤，屈下轉覺增榮。」自心算計定了，因叫眾家人吩咐道：「南來的這位小姐，與我是敵體的姊妹，你們友見他，就如見我一般，萬萬不可輕褻。打聽他將近十里，即用我雕繡香車、鼓樂執事人夫往迎而來，須要齊整。」眾家人領命而去。宛子又在內廳收拾出一間最齊整的樓閣來，與他暫住。

且說如子將到曲阜，心中暗想道：「趙小姐倘是個恃才驕傲之人，便妄自尊大，自假借新婚，置之不理。若果是個中人物，只怕還要接我到他府中去住。」正想不完，早有人來傳說：「前面十里鋪亭子上，趙閣老府中有車馬鼓樂人夫在那裡迎接。」趙如子聽了，暗自歡喜道：「果不出我之所料。」及如子到了十里鋪亭子上，早有人夫奏起笙蕭鼓樂來，將如子的轎子迎入鋪亭之後，請換香車。四個老成家人，早送上趙宛子的名帖，復口稟道：「家小姐多多拜上大小姐，驛路無報，匆匆不及遠迎，求大小姐勿罪。香車已具，求大小姐速登。」趙如子聽了，假作沉吟道：「行李載途，風塵滿面，怎好登宰相之堂。然承大小姐之命，又不敢違。」一面吩咐跟隨照管行李，一面就輕身上了香車，隨著眾人，笙蕭鼓樂，迎入城來。

剛進得城門，早有四個僕婦、四個侍妾迎著香車；分衛左右而行。又添上了許多相府的旗彩執事，迤邐至府門，方寸分列於兩旁，讓香車入門，可入去，直至後廳之前，然後歇下。隨車的四個僕婦與四個侍妾但擁車而入，卻不開車。後廳中早又走出四個華麗侍妾來，將車門開了，迎請如子出車。如子才出得車門，早看見一個絕色的友子，淡裝雅服，立在廳前恭候，知是宛子，不勝歡喜，就在面前相見。宛子雖一面迎接，卻也一面偷看。見如子形容競同趙白相似，只覺如子的豐彩別自不同。二人相見了，彼驚我訝，你歡我喜。如子早先說道：「小妹白屋，蒙賢姐不嫌為微，引入朱門，感且不朽。人才入境，家鄉如此，未曾用情太過矣。」宛子道：「才美既已牢紅憐絲係，高義已在雲天，塵世浮雲，何足掛齒。賢姐請上，容小妹一拜。」

有一拜，請賢姐台坐。」此時，廳上已分左右，鋪下兩副紅氍，二人略謙遜，就照賓主之位對拜了四拜。拜畢，仍照賓主坐下。侍妾送上茶來，宛子一面奉茶，一面偷眼將如子一看，只見：

雪色微紅擬襯霞，天青風白吐風華。

縱然千瓣還千朵，卻不容人認作花。

如子一面吃茶，一面也偷眼將宛子一看。只見：

巧壓鶯聲嬌壓花，不言不笑自光華。

若從妝鏡窺其品，競是高天一片霞。

二人驚喜定了，宛子方說道：「古稱才難，又稱唯才愛才。小妹自先少師見背，幼小不知所從，故借考詩以代卜。不瞞賢姐說，考經二載，筆墨徒費萬千，並未睹『一楓落吳江』之句。唯前遇司空，方才攀援相當而細細鏖詩場之戰。及喜而訂盟，方知秦鹿已為賢姐所得。才美既逢，自應甘心退聽，不意又蒙令兄高義，慨立雙棲之議，故今得拜識芳顏，而遂公私之願。」如子道：「小妹枋榆之鳥也，豈知天之高大，偶遇一司空，便以為天下無兩司空。及蒙司空再三垂青，小妹又以為天下無兩小妹。及追隨道路，悄悄相府之堂簾。方知金屋中之筆墨精華，去天僅尺五，而自悔從前之妄，故借雙棲，趨侍左右，非為賢姐，實自為也。」宛子道：「人患無才，若果有才，再無不愛才憐才之理。細思小妹之仰攀賢姐與賢姐之不棄小妹，皆一才為之作合耳。今才已合，而婚期尚不知何日，何不略去前後儀文，且請與賢姐到內廳角險爭奇，作片時快晤。不識賢姐以為何如？」一面說，即一面立起身來，要邀如子入去。如子聽了，不勝大喜道：「小妹一向景仰賢姐者，閨閣之才也，誰知賢姐言詞爽朗，肝膽分明，竟是一個閨閣中之快士，使小妹委瑣套言不敢復出諸口矣。」因立起身來要隨趙小姐入去。宛子見了大喜，遂叫侍妾引路，竟引入收拾下的樓閣中來。正是：

漫道蛾眉只畫奇，須知一感勝男兒。

相逢多少未言事，笑裡傳情已盡知。

宛子邀如子入到樓閣中坐下，因說道：「賢姐與小妹既同一姓，名又相聯，久已暗中結成姊妹。姊妹既已結成，而或妹或姊，卻不可不早定。」如子道：「蓬門朱戶，亦已定矣，何消更論。」宛子道：「朱門蓬戶，此勢利之言也，如何定得賢姐與小妹？以小妹論之，賢姐之議婚在前，小妹之議婚在後，前後之所在也。」如子道：「這個如何論得。小妹之議婚雖在前，然議之鄉僻之裡，私婚也。賢姐議婚雖在後，然聞之上台，聞之朝廷，公婚也。公私之所在，豈前後所敢議。」宛子聽了，笑說道：「賢姐若此謙謙，姊妹之序，何能定得。小妹今有一詞，聽天由命何如？」如子道：「怎個聽由之法？」宛子道：「小妹與賢姐今才相會，年齒敘及，諒來相去不遠。莫若各將八字書出，長一歲的為姊，似於情無嫌而理無礙也。不知賢姐以為何如？」如子聽了，連連點頭笑道：「賢姐不獨情高，而議論豪爽，使小妹不敢再遜。但願甲子有靈，令小妹得安其分則快矣。」宛子笑道：「若以安分，則小妹得無不安乎。且請出尊造，看是如何？」如子道：「此時停筆而書，恐疑是假，現有命狀，可以為徵。」遂起身在妝鏡盒裡取出一張命帖，遞與宛子，道：「賢姐且看便知。」宛子看了，不覺又驚又喜，道：「這事真奇了，原來賢姐之生庚與小妹竟同年同月同日而止爭一時。賢姐是寅，小妹是卯，怪不得詩文一脈，往往有相通之意。」如子聽了。更加驚喜道：「年月日同，或者有之。寅長於卯，則未必真，賢姐還須實報。」宛子道：「這個如何假得。賢姐既有命帖，難道小妹獨無。」因叫侍妾到臥房裡取了一張來，送與如子道：「賢姐請看便知。」如子看了，因連連點頭道：「雖止差一時，而陰陽之理竟如此不爽。」宛子道：「賢姐何所據而見其不爽？」如子道：「年同月同，故小妹詩文一脈得附香奩之末。至於時，玉兔雕龍，賢姐所以相府；而荒丘餓虎，小妹所以蓬茅。」宛子聽了，笑道：「此賢姐之多疑也。玉兔雖嬌，不過娛可目之玩，怎如吟風嘯月，尊力獸中之王。」如子道：「非謂虎不王兔，但賦命之形體不同，而行事之氣象自別，故小妹感而歎息也。」宛子道：「氣象有何差別？」如子道：「不瞞賢姊說，相府閨閣，一垂簾而天下驚其才矣。至於小妹，寄白木子萬山，雖筆分子美之奇，墨奪青蓮之秀，誰則知而過問之。此小妹之苦也。萬不得已，因而改個男妝，外竊遊學之名，內為選婿之用。故司空生如此中來也。」宛子聽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原來賢姊善於出奇。如此，且請問，前日慨許雙棲，諱白的這位令兄。卻是何人？」如子笑道：「從無家兄，就是小妹。」宛子聽了，喜之不勝道：「原來雙棲之議，卻出之賢姊自心，我還慮令兄之言，賢姊未必便允，誰知令兄即是賢姊！這等看來，後面所寄之書，亦是賢姊之臨機應變也。細細想來，小妹之婚，非司空有意，實賢姊之多情也。不識賢姐緣何有此高義？」如子道：「男子有才已不易得，何況閨閣。略知詠吟，便爾生憐，何況賢姊之裁雪詠月，直如遊戲。幾令小姊應接不來。如此之才，安得不驚，安得不服。安得不思親近。兼之司空遇賢姐如此仙才，記念小妹前盟不肯輕於許可，其心亦云不負矣。彼既以辭賢姊為不負，小妹獨不能成全賢姊以為不負心哉。況賢姊又不思獨佔，此雙棲所以定議也。大都被袵鼓瑟，竊有願焉，不識賢姐以為然否？」宛子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原來賢姐又能守正，又能出奇，情有為情，義有為義，真一時出類拔萃之奇女子也。小妹何幸，暗中受庇多矣。一時感激不盡，這且放開。但年齒既已敘明，姊妹自應有定，若即泛稱，便非親密，且使下人不知所奉。」如子道：「賢妹既如此推尊，愚姊只得叨僭了。愚姐既在此定了名分，居住就是一家矣，料無他說。司空可令人通知，使其早早進京銷假，免人議論。」宛子道是，因吩咐老人家去傳信。司空約得了信，知他二人住得相安，不勝之喜，竟脫然進京而去。宛子知司空約已去，因對如子道：「司空約既銷假朝見，聖上自然知道。前云後命，不知何時方下？」如子道：「此命以愚妹揣之，只怕還有阻隔。」宛子道：「怎見得有阻隔？」如子道：「李公子望娶者賢妹也，今忽娶了晏尚書之醜女；晏女望嫁者司空也，後嫁了李公子一個酒鬼，夫妻在閨閣之中如何得能相安。既不相安，自然要爭爭吵吵弄出事來。及弄出事來，定不自怨做差，轉要恨及司空賣告而去，必要思量陷害。以吏部之權，欲加陷害，何患無策？此愚姐聽以慮其還有阻隔。」宛子聽了道：「賢姊所論，字字皆人情所必然。但不知是何阻隔，須暗暗著人進京打聽一番，方才明白。」如子道：「打聽一番甚好，不然則使人放心不下。」宛子因差了兩個的當家人進京去打聽，『一有消息，即先著一個來報知。』兩家人領命而去。正是：

奸人奸計設奸深，蹤跡欺人沒處尋。

誰道閨中小兒女，明明早已在其心。

如子與宛子二人在閣中閒論，且按下不題。卻說司空約到了京中，一面銷假，一面即見朝。雖說見朝，此時官尚小，皇上不設朝，不過在午門外叩首而已。過不得數日，忽御史奏薦：「南直隸雷火焚擊寶藏庫，書籍並器物散亂，翰林官宜差庶吉士方賢司空約，行人官宜差行人賈邦桂、李助，伏乞聖裁。」這樣小事，那裡呈與聖覽，不過閣臣看過，以為沒甚緊要，就在匯奏中搭了上去。皇上見是小事，俱不細看，但批一個是字，便依舊發下來了，何曾知司空約在內。及至聖旨下了，便如霧如雲，有人催促起身，誰敢不遵。司空約明知是李吏部弄的手腳，卻沒法奈何，又打聽他兒子在家與媳婦吵鬧，因暗想道：「他家一日不安，李公子一日不能忘情

於我，就住在京中，朝廷的後命也未就下到，不如出去些時，免他妒忌。況他二人今已住得相安，我可放心前去。」竟歡歡喜喜叫人收拾行李，奉旨而去。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害人者遭冤，受害者平安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宛如約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